

自長洲先生著

容安齋鮓譚

本齋藏板

蘇譚序



余生萬曆甲申洎順治甲申周甲子忽遭非常之變白首卮危刻期泉夜已委置此七尺軀不復作生活計矣今春微天幸難解自西村土窖中得返歸茅舍從容研北實魂夢所不望及曠息之暇輒效小說家漫筆數語命曰蘇譚余

何能譚聊以幸吾之獲蘇耳人情可異在患則
入口忍拋出險則一毛不拔噫嘻不記前倉遽
訣別牛衣對泣時耶穌而得譚譚而不忘其未
蘇可也

順治二年歲次乙酉六月十一日渡澤白胤昌

季文題於客安齋中

客安齋以不顯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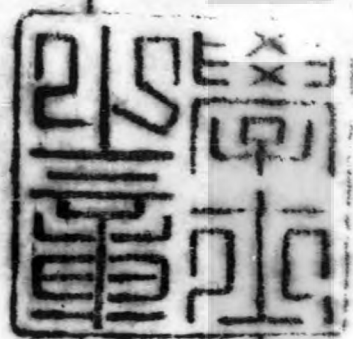
順治壬辰予旣丁先慈母之憂廬居無事家伯
兄長洲先生往往就予言因問及所讀書予應
之曰未也又問予曰經世之書無其才傳世之
書無其志出世之說復病其左間思一紬釋身
心之肯而行能弗逮是以來也翌日先生手一

卷一
卷相示其近歲所爲蘇譚者也予受而讀之曰
幸哉長者之教凡吾之家學積此矣蓋先生雖
老於家而學術才智實驅駕一世有餘特不樂
仕進自多變以來人稱其明哲保身之則今行
年七十矣讀書畏敬之意未嘗少衰尤慮夫二
三子弟輩弗達此意以爲其學術才智未必如先

生一旦沉溺於仕進復不自知畏如予者是固
先生所憂也爰顚顚焉爲寫其耳聞目見之實
爲後來者扶德救過之謀而成是書蓋其於天
道人事之攷稽世故物情之經練旣熟且審而
採述之惟恐不切且密也豈非身心之款要而
載籍之倫貫者哉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

之下無伯夷讀先生是書者可以作而省矣且
先生於書靡不究而更深於醫故復附錄諸便
方十一其末總不欲爲無益之文實虹小子云
爾吾家自司空公嘗有惺心錄之傳先大人亦
有闡修錄諸藏帙合之是卷其爲助孔多惟所
望於今與後之讀書者庶幾無媿於家學與而

予非其人也是誠仲子之望弟胤謙拜手謹序



蘇譚評序

陽陵季文白先生蓋吾晉博洽隱君子也
家世閥閱自其父伯及其弟子相繼以巍
科膺仕顯先生少有雋才每試輒冠軍早
年食餼識者謂脫穎可立而待顧數奇不
偶久之泰昌改元始厯厯以恩選見拔人

皆爲小就代憾又或用後効相期先生營
之夷然匪直無奢望而已且併此現境亦
何有視之故南宮一試卽棄舉子業不事
日惟閉戶焚香逖稽遐覽究心於千古之
業用能湛於經術復老於世故深造有得
幾可稱龍德焉聞所著詩文甚富今茲蘇

譯特九鼎之一鑿耳憶天啓改元余甫弱
冠亦廁名充賦與先生同試席竊領緒論
彼卽心儀定交恨未及深窺其蘊也比丁
卯與先生從弟子益偕雋秋闈聲氣又加
浹矣浸假歷癸酉甲戌流氛孔熾予以里
居剝床因携家避地於子益之別業與先

生密邇不時晤對奈其際城守戒嚴日夕
惕號不暇作印證語患稍解子卽再徙高
都僑寓凡十有二年始反故邑猶寄食於
人及叨一第輒讀禮三年已筮仕於南一
行作吏七載方蒙

丙召葢留北者又一學所未及再晤而先生

已作古人矣聞之悵然殊深愧歎非歎先
生之不遇於時歎予之交臂坐失不獲悉
先生之所積遇而不遇雖悔無追也居亡
何有視學江南之

命子益出一編相囑曰是伯兄之遺筆也盍
爲授梓予受而卒業刻露森秀殆恍然如

見先生焉計其微言莊語可以開迪身心
辨博攷核可以資益聞見卽其遊戲談諧
亦足箴砭末俗旁通醫藥亦足推廣施濟
此孰非美斯愛斯傳不朽之盛事而忍
私爲帳中之秘不以示人哉卽其間擯斥
術數指摘流失不無纖枉之過要期於消

妄破惑不使爲世道人心之累自不覺言
之太甚是又在善讀者之不以訶害志耳
故予於先生誠服膺之不服又未免於有
爲而發者時出隅見稍一擯括蓋不敢阿
好實所以成其美云惜當面錯過未得與
先生互訂一是而徒爲身後之桓譚斯真

可歎也夫

昔

康熙元年秋七月廿九日年家弟王同春

識



安齋蘇譚目錄

卷之一

譚理

卷之二

譚習

卷之三

譚型

卷之四

譚戒

卷之五

譚核

卷之六

譚異

卷之七

譚生

卷之八

譚醫

卷之九

譚物

卷之十

譚

容安齋蘇譚目錄終

目錄

容安齋集卷之二

自序

鳳謙子益訂

象顯沈仲校

友王同春世如評

譯理

天地之理不始消息盈虛四字天地亦固其中而不能違
定有主宰之者中曰不貳易曰太極但主宰之者亦
誰却天地不得

天積氣耳水者氣之液地乘氣而立水載而浮天大地小

天地靜萬物寓生其內惟人最靈是天地結聚一者
為入設而人含毓以後知與天通迺泯沒其性玷辱
其體不幾負此天地乎

天地之氣與人呼吸相通人在氣中如胎之在母魚之在
水氣一有乖人即染病古云二至二分起居當慎正以
陰陽消長氣從升降是人身一大關鍵少年房帷之屬
不可不知

堯舜之聖曰孝弟孔子之聖曰忠恕大禹之聖曰謹儉古
人千言萬語令人終身日用無不出此六字之外
陽之一字最難言人以此為名德則天地性

命之理博求古今事物之原不為炎涼所擾不為貴賤
所侵始謂之閑若終日無事醉飽快樂乘聖狂之辨味

盈虛之理此是名利以下人品又何曰名利不如閒也
孟子指人平旦之氣語最喫緊此正生機也余嘗蚤起
請草木見其生發皆在平旦味爽之際今富貴公子
且始就寢不知其於夜氣何如也

先司空省菴公曰屈天下之辨以訥屈天下之勇以怯
天下之倨以謙屈天下之巧以拙深得老氏之旨

又曰人之四肢百骸受之父母獨其靈覺心知受之天地
故事父母亦當事天地事父母易事天地難事父母以

竭力承歡為孝。事天地以踐形。盡性為孝。司空公著有醒心錄。可翼薛河津。

心貴寬恕。氣貴和平。守貴堅確。事貴寧耐。見貴明斷。神貴安閑。若小過不容。微觸即忿。移於勢利。厭其糾紛。平居了了。而臨境難裁。終日戚戚。而無事自擾。欲以理身。巨務難矣。

先大人座右書恒言一通。恐遺失。因錄之。無事當貴無

災。當福。調攝當藥。蔬食當肉。戒酒後語。忌食時。嘆忍。難。而事順。不明人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即隨身。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爽口

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此。快。成。家。置。兩。學。欲。破。家。

置。兩。妻。莫。喫。中。時。飯。昔。天。飲。卯。時。酒。至。貧。莫。賣。田。至。富。莫。

造。屋。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身。閒。不。如。心。閑。藥。補。不。

如。食。補。教。子。嬰。孩。教。婦。初。來。知。足。不。辱。能。忍。無。悔。

言當意氣激烈時。必不可說盡。事當情志快適時。必不可

做盡。不但寡尤。省過於造物。樽節含蓄之理。亦覺有無

限。妙用。惜躁暴人。嗜慾人。不足語此。

愛父母如愛妻子。則無不孝。保國家如保祿位。則無不忠。

以怨已之心。怨人。則誰怨。以責人之道。責已。則何怨。此

之謂絜矩之道。

積行以希聖賢。積學以養經濟。積精以澤形體。積穀以捍
饑荒。吾儒身心內外之重。備矣。

一切不如意事。須着力含忍。先平心。後平氣。蓋非人之性。
有賢愚。即我之遇有順逆。臨時但當付之一哂。過去無
如浮雲。不惟遠隔。省然。心中亦覺曠達。瀟灑之甚。較
之報復生讎。憤鬱成疾者。相去徑庭矣。

喜極無多言。怒極無多言。醉極無多言。是謹言人用力之
處。

吾人無事時能作有。有事時能作無事之樂。定
方是戰兢中真樂。

處人下可任己意。處人之情。不可任己見。要須
之。理情理二字是。八事根本。

貧賤生困苦。困苦生慍。慍勵生富貴。富貴生驕逸。驕逸
生災禍。災禍生貧賤。此之謂六道輪迴。若富貴而憂勤。

貧賤而儉暴。又不在。此論。

偶覽坡公一札云。無有一事從懶惰懈怠中得成。無有二
長從驕慢放恣中得保。二語最佳。

養福莫如寡營。招禍莫如多營。氣順生莫如靜坐。惹惹莫如
多言。

世間有德人。即是有福人。知忍人。即是知樂人。善讓人。即

是善勝人。能舍人。即是能得人。

是心上過不去之事。則止其行。遇事上行不去之心。則止其念。不惟可免失德。亦可免失志。

亂時思太平之樂。病中憶安康之美。凡履境者。何不於境

外作籌想。

昔人云。智慧易走。作忠信。頗堅牢。若朴重有慧性。方是上

乘根器。古之純忠大孝。是豈輕佻機械之人所能辦。

居官者。惟恬澹。可以養福。居家者。惟儉靜。可以弭禍。凡有

一事。輕動之人。一生易起風波。究竟得不償失。

人生最怕性急。性急之人。不第自辱。且以自誤其生。

一遇憂怒。性急之人。便不能消遣。一遇忿怒。性急之人。

便不能迴轉。皆有死道。西門豹佩羊。自緩有以也。

身閒則曰富。心閒則曰貴。天地四時。尚無一息之停留。人

可易言閒哉。有位者不得閒。無位者更不得閒。閒之所

以致。吝於造物也。語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

閒人。此兼有位無位而言。豈可以貧賤之士。使謂之閒

人。知我易。我知人難。我知人易。我知我難。我一知我。即能

知人。而不急於人之知我矣。君子只在近裏處做工夫。

呂叔簡云。一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是人

少含蓄。沒擔擎。一生不濟。余多見此輩。為之自省。

凡人喜則顏開怒則髮指哀則聲啞樂則氣暢悲則泪湧
恐則肉顫驚則汗濡七情感動百體轉隨人可一刻不
謹持其方寸乎

吾人自視宜大檢身植行便可為古豪傑操觚染翰便可
為大文人利物濟世便可為佛菩薩昔人事業皆是今
人職分第苦於俗見之因循俗友之浸染俗情之牽繫
止知有富貴不知有聖賢亦惑之甚矣

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絕
盡則可適於中和常覺已過則不遺悔於已不見人非
則不結怨於人偶於醫書中見李希仙數語因錄之

人若能於日間省得幾句快心之言省得幾件傷己之事
省得幾箇無益之客省得幾起小觸之怒便有許多裨
益

入其家書聲琅琅然機聲軋軋然兒聲呱呱然婦聲寂寂
然不問而知其興門也入其家非梵唄之旬旬即歌絃
之嘹唳非帷簿之詬喧即臧獲之嬉競不問而知其衰
門也

語云勤而不儉是漏卮也儉而不勤是石田也然儉者不
奪人恬澹靜約自與慳吝不同若戴星而造權貴之室
衝風而走名利之場亦不可謂之勤勤儉落富貴窠臼

便非真勤儉

陸梳山居家制用書云。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爲出。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糶種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大嗇。其所餘者。以爲伏臘修葺醫藥饋贈之費。又有餘。則購貧賑乏。斷不可妄施僧道師巫。輕信邪說。其有田疇不足贍給者。更當量爲節儉。不可做做富室。

願清候戒子姪。白什進不可過二千。一和如不可。負權。

家余曾親爲相。誠令。雖。之。大有。卓見。

張南山尚書家訓云。爲善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擇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弗用僧道。故舊不可非遺。勢要不可要結。若至貧乏。不能存寧。爲。賦。夫。母。爲。奴。僕。常。處。人。後。母。入。公。門。常。受。鞭。笞。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念。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立。身。之。本。成。家。之。道。子。子。孫。孫。世。世。守。之。此。訓。真。足。砥。世。昨。非。菴。日。纂。曰。家。之。不。和。多。由。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豈。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

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處於心腹也。雖僕隸亦然。居家居官。皆不可不知。人家子女十數歲後。最宜防其起居。端其耳目。勿令引動。意念。倘慾寶一開。不惟損貞虧行。亦且夭折。天年至為父母者。有因年齒之參差。翁姑之事故。惑志。粧奩博名。完聚精未通。而蚤婚。以鑿其精血。未盈而蚤嫁。以戕其血。合卺之歡未洽。訣帷之慟已隨。更失策之甚。韓魏公於羣小奸弊。照見時。只隄防安頓。終不道破。人謂公寬厚處。不知正公高明處。已知其欺。則必不能欺。彼

辨與之

錫山王達曰。世間坑阱。非所在有之。要人。則墮其中。一少。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乃公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君子貴乎知微。知微二字。有許多意思。非一過慎之人。所能了得。余素性過慎。而識見不炯。即徘徊鄭重疑。悞亦復不淺。耐煩二字。是涉世第一要緊。貧賤猶事少。易處富貴則難。荷愈重。圖度愈艱。着。一點粗心。躁氣不得。若水弟。致請余。謂選人。翥雲翁。又苦口勸駕。而余竟躊躇不果。只以余性之不能耐煩也。余雖選懦。無才略。然不失作一。

已量方之士遐思古人嚴子陵蘇雲卿不知經綸何如
想定缺少耐煩二字

楚王翰林廷陳云上不慕古下不從俗為踈為懶不敢
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厭苦俗徒寧獨無與身多疾病
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略也王公之言脫然塵外

馭海之舟不與風爭捕魚之筏不與水爭是以乘潮壓浪

不作覆溺之患余因而悟涉世之與時爭與勢爭與命

爭者何若行所無事

然則晏子那有道則順命那無道則衝命之說非乎如此則

為俱成無用矣不若盡其在哉鳴其在天兩地合說更為無謂

邵康節曰善人必可觀水能如不可會合人必可觀水

能進不可急去邵言大有山一至於此

古云去其僕也必使其可復去其妻也必使其可復

推此長厚之心何適不可

桂古山勸楊宗喬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讓

一步涉世者遇難處之事便當釋此二語

非非菴日纂曰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

日須念衰老的酸辛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

旁觀之地貴念局內人苦心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亦只是留有餘不盡求為

可繼行退一步法

友道之難非世無擇友之人也以世無可友之人也不第
無可友之人也又以吾非友人之人也孟子曰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可易言哉閉戶
處尚友古人猶賢於交權貴之驩締詩酒之契
生死大事亦常事知其為常即屬曠易簣時忻然何懼
其為大又當謹病避患肯以其身嘗試於勢利聲色之
場乎

士大夫居鄉黨要念安貧守分四字方可立品做有司要
念耐煩忍辱四字方可安職做京官要念慎言寡交四
字方可遠害

凡聲色利欲之起皆易其中心即伏有欲其起者惟讀書
之趣轉嗜轉深無如無競人特未之以習是以不能得
趣

學者當於讀書時參悟世事不當於世事內擾亂讀書今
少年輩非紛馳於酬應即拘牽於文墨理不足養心識
不足經務是讀書世事分而為二矣

讀書當剖析其事開豁其理迎刃而解勢如破竹題為善
讀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破字甚妙

秦少游嘗言少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
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又病於善忘余今年六十又

七矣。取少時所讀書覽之，始覺其命辭談理，剗然有磨
而悔昔之粗心涉獵，讀之而未嘗讀也。夫讀書者，尚不
理其章句之末，而况以之身體力行乎？此又少游所未
及道。

顏氏家訓曰：讀書縱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又
况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
求諸身耳。

讀書二字，今人茫然不解。讀書者，欲見古人之成敗禍福，
賢愚縱惡，取爲鑒戒。師模獲其利益者，只以訓章句，持
解題小之乎？官書其

○日○偶○讀○諸○集○其○地○最○正○近○推○歷○下○高○响○近○棘○新○安○古○
○道○板○京○山○淹○驛○近○贅○公○安○快○開○近○率○竟○陵○靜○潔○近○寒○惟
○奔○州○大○而○精○暢○而○典○蒼○而○妍○吾○無○間○然

一禪僧謂儒生曰：讀書不可不學禪，何也？讀書靜養，不萌
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離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
書作文，意在筆先，神遊象外，這便是禪機。此僧亦說得
有理。

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
不復振起。故韓公退之，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
明末海內爭趨魏晉體式，纖卑令人欲嘔，必得退之之畫。

一懲創之方於文運有維新之望

作文不必求奇求古只據一已靈明讀之首尾成章毫無

空際便是好文若模倣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如作

人者捨却原有布帛菽粟而補綴他人之綾錦饗饗墻

間之酒肉亦可耻也操觚家嚴以為戒

文之調數年一更文之理千古不易明其理以轉其調方

是應時舉子

七人應試只要演得文機純熟不拘題之長短難易靠定

手筆自然膽氣衝胸斷不可臨場撰術看擬題不着則

下甲便生

洪山人云

戲玩狗不受拘縛之義余因益一語曰又須弄題

經堂五事云熟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

良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此直林下盟也

士人貴在行誼不在富貴古之周黨孫登不愈於祝欽明

趙師昇乎不但千載下史有公議即當年諸人清夜魂

夢中亦自有真適真愧之不沒其良心者吾人當何擇

焉

袁坤儀累遇異人云人生數原前定不可移動然大善大

惡此數又拘他不得此言最有見余細思人定固可勝

天若遭際絕大劫數。料亦善惡不能回轉。吾人只不委命。不衡命。修善以盡其在我而已。

添出不委命三字來。較前版海一條為宜。

大醫院使吳傑武進人。嘗語人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望出性字。始可言醫。世人不治性而治方。亦云惑矣。

余生平少聲伎。或請余不知樂。余應曰。止知其樂中之苦。

東坡言人心不可放縱。閒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

哉。是言也。余幼處豐熙之歲。生富厚之家。庭闈和樂。親

友推重。養成柔脆嬌懶之性。及至老。遭逢。慨。事事異

於少時。殊覺厭煩。困苦之甚。只如行路。一節。卸而乘輿。

則。疲。乃。便。步。之。事。遂。天。何。如。從。來。情。具。畫。之。能。事。時。也。

一山人號不覺。示即其義曰。高以受日。竟。受月。短。增。受

山花夜受酒。四。畫。受書。情。情。佳。景。受詩句。余聞之。冷然。

邵康節曰。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去口。當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

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人生老景。孰有如康節者乎。

梁蕭恭曰。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仰面床上。看屋梁而著書。

千秋萬祀。誰傳此者。豈如臨風對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恭言殊有味。但人各有好。當著書時。得一快事。如

入一異境。得一快語。如獲一異寶。何嘗不樂。正如不能

奕人。譏好奕人。只因不解。便不好。

容安齋蘇譚卷之一終

論

習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尚失恥尚失所恥尚之字是治道關鍵司

教者能於恥尚處着力一番方能天下太平。

宋于社倉法萬曆間余邑亦行之初意為備荒計後迺半為紙上空言半為司府公費及歲荒時乾沒殆盡受其變而不得享其利以名實之重違也然聽民之便則為社倉強民之從則為青苗矣揔在行之者

當今治世第一法曰禁奢奢則耗天地之財物長人心之淫蕩啟爭啓詐敗法敗倫無所不至而亂竊起矣

議得破忍不過說得硬守不定笑前嗽忘後跌輕千乘重
豆羹請疾忌醫掩耳偷鈴論人甚明視已甚暗得時誇
能不遇如世數語曲盡世俗之情狀

不費用人當以孝弟廉耻爲本而輔以文藝才略使天下
明知廟堂之意兢兢修行以副延攬庶乎澆風漸更可
臻治理若因仍舊例只以入股從事弊不止不得真才
且於教化風俗關係不淺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
今之卿大夫謀得不一或有從厚者曰鄉黨莫如齒不
若齒田居氏曰非也

精神居鄉無事苦於無事每事至未定一問問有異問否
客迎其意強爲撫拾鄰里不美之事小以爲大無以爲
有遲快口耳漸移性情此宵人入門之漸而是非交構
之端也世界以清平爲福無樂有新聞異觀况吾人自
饒古籍嘉言良朋忠告安用此市井不根之語穢亂心
志乎余上世顯貴多有是癖以故新知日密故舊日疎
而弟姪甥婿經年無門庭之跡矣

悔之說原欲人悔悟過惡洗心回向世乃云生前之罪
若得僧人梵誦禮拜便可解釋是爲造業者開一寬宥
之門且爲乞化者畫一欺誑之策凡力能延僧轉懺者

亦何憚而不爲惡乎。

袁石公曰。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或疑其說。袁曰。世人競名。驚利。惟口不足。頭白面焦。尙慮銀錢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袁公竟年不及艾。惜哉。

鬼神之事。世非溺以行誦。卽闢之爲無。不知天地精靈之氣。無形無聲。正則爲神明。邪則爲怪異。不惑於怪。可也。獲罪於神。可乎。然幽明各途。決非禱賽所邀。求者死而魂靈亦有之。但不必皆然。必其人氣盛。難遽消蕩。始閉形著。異迫日久。氣散亦歸空寂。余驗之最確。

所損之聲名。所買之善德。皆歸之一身。而蚤不能覺察。追官罷斥時。家失勢時。事體敗壞。莫可收拾。雖有忠言良告。亦奚益焉。

世人見不如己者。卽嗤笑之。見勝於己者。卽媚嫉之。殊不知人各有命。順逆原是尋常。卽同胞兄弟。且不能齊焉。得人人而忌之。

語云。少不勤苦。老定艱辛。自然之理。今亦有習安履順。始終享福者。必其人憂勤惕勵。逸其形而勞其心者也。若一生醉飽淫佚。長豐久壽。爲里人所側目。爲士論所不

齒自是行屍走肉於禽獸奚擇焉

看赤水自青浦入觀大雪渡清流關作記曰見山上矮屋三五家白茅為雪所壓而突有青烟門前枯柳作扶藪玉樹童子臨溪撈魚女兒布裙當壚呼客賣酒翁媪攜樽樹煨蹲鴟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造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升沉城市之遷變無功名亦無離別憬然自悟以為不如也屠語殊有味

黃山谷與俞清老書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數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而墮地自有衣食谷所制之階世中羊腸字之目不能凍餒滿

此言一自為計○亦通

青天不能救也○此言一自為計○亦通且州憂容而耳山白雲江湖之水○此言一自為計○亦通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讀山谷語令人胸次曠然

富貴不可驕於貧賤亦何足誇恃富貴有口富貴之道貧賤有貧賤之道所謂不能淫不能移是也昔季氏富於厲公周公不諱言富諸葛武侯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武侯亦豈赤貧人今有大臣而飾作寒酸態未免矯激之過

人在世間度一日則失一日俗諺譬之牽羊赴屠進一步則近死一步達人所以不懼死者亦自計無所以免死

○此○即○喻○人○十○書○已○無○五○十○一○歲○之○意

之術。雖憂煎何益。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迺有被人欺誑。而妄存神仙之想者。是又癡人說夢也。

士大夫偶有權勢。不可靠倚。不可認定。曾有一僧對羅近溪云。官人家常有光景。不好光景。等待余目擊。屢年來人家盛衰倚伏。無可奈何。只以寬厚退步爲守。

人少則爲嬉計。長則爲生計。老則爲後計。數十年間。其爲周身之防。奕世之策者。不遺餘力。然慮精而命窘之。遠而數限之。波波劫劫。同歸於盡。具慧眼者。不憚然。

或疑富貴不如貧賤之說。余曰。我積愈厚。則營計愈勞。操愈崇。則擔荷愈重。貧賤者如是乎。處順境則難受。推挫久逸。樂則不耐。風霜貧賤者如是乎。匹夫懷璧。招怨生如。高明鬼瞰。刑禍百端。貧賤者如是乎。富貴勞而貧賤逸。富貴脆而貧賤堅。富貴危而貧賤安。富貴焉得如貧賤。富貴之可羨者。口體之嗜慾耳。若道德之士。則曰。我得志弗爲也。惟有處富貴而不富貴者。方不得與貧賤較矣。

清話云。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總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天覺好佛。

而不好世俗之佛。方是深於佛者。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借錢造屋，棄產結姻。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不意吾晉地樸野之鄉，亦往往如是。甚矣風俗之澆也。甚至寒士淺學，毀產以博科舉之名。更屬無謂。

佛老孔子同是善人，但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學佛老之不善，僅足以盡財貨，學孔氏之不善，乃至於禍生民。彼聞佛老者，何不平心較量之。

媚伎狹邪之事，關係匪輕。士大夫之初興，親踈貴賤，嫌隙皆從此中。根芽士大夫之末後，傾覆覆收，湯爲里人。

澆澤場決亦於此中結果可畏哉。余少遊晉陽，上黨諸處見樂籍最衆，彼中衣冠筵會皆不用妓。惟吾邑僻野無貴介體，終日士大夫與衙役少年，鬻鬻爭競，不厭瀆褻。余嘗嘆屏絕聲色，固腐儒迂談，不諧於世。然縉紳家力可姬侍，亦何羨此穢亂不潔之體。甚至感爲疴瘡，梅毒暗痛，潛療不自悔也。余家不用妓二十年於茲矣，不知後來能堅此約否。

古人戒夜食，僧家謂夜爲畜生食。蓋脾主音聲，夜則諸響俱絕，脾不磨運。在老年人更不宜夜，更不宜夏夜。澤潞風俗，宴會必秉燭始肅，客貴介公子，鷄三號就寢。日午

方興飲食嗜慾皆長夜行之動靜顛倒陰陽舛錯不惟
悞事致疾亦非吉祥之兆

丹灶之術斷不可信世間無一物可以假當真可以人易
天而獨於白鐵之物假造之同於天成有是理乎謂不
惟點化成金且可服餌不死更虛誑之甚世又有彼家
之說以行淫寓長生秘訣夫人之大慾莫過男女俗之
珍貴莫過金銀而曰男女中有大道珍貴者可力作無
非從人利慾一念將順逢迎以售其欺騙耳至於衰白
老叟日與稚如少如聚應淫穢以求長生即能長生亦
何賴久居于煉之上

家貧則必為亂
家富則必為下流
家貧則必為乞丐
家富則必為亂
家貧則必為亂
家富則必為下流
家貧則必為乞丐

儒家講道學釋家講公案都以機鋒語相攻擊取快一時
究竟說得行不得能悟不能了以此見輕於世

世俗擬子曰豚犬擬父曰馬牛豚犬止知豢養而不念其
父之苦辛馬牛止知竭力而不計其子之美惡馬牛之
罪浮於豚犬豚犬之過成於馬牛

人之慾怒二者皆火也慾火一起傷倫敗節滅身破家怒
火一燃割愛忘軀殘民僨事人無論貴賤強弱皆當於

二者致謹

今之為彼家說者曰軒轅容成彭祖伯陽原有此一派學問謂之火裡結水泥中產蓮余獨以為不然彼諄諄曰對境忘情果能與嬌艷少艾終日雜處而不一接體觸肌方為忘情若頻頻交媾斬其施泄便謂清淨之道在是嗟乎欺人甚矣辱道甚矣

以下訟上以卑揭尊稍得舒其不平之氣淺見者無不以為快不知此薄道也厲階也澆風一倡始而以善攻惡漸將以惡攻惡久將以惡攻善矣各分倒置僭逆潛滋

世底惡道亂真此為世

世風之薄為惡不可為善亦不得惡尚為俗之畏善則恒受人欺貧人固難富人更不易貧尚免世之忌富則日被入謀求死非情求生亦何樂死尚杳無知識生則徒為人役料孔孟值此定有妙術

天下不治因仕途要錢今之仕途亦有不得不要錢者惟願賢宰執設一良籌令不得要錢亦不必要錢庶乎其太平矣

凡婦人之慄悍者必好淫醜陋者必偏妒士人之悠謬者必易怒險毒者必過疑此相心之術

精神之士。身為姪。邪而見子之携妓。無不拂然怒起。何愛身之不如愛子也。

愛涼之態。富貴人甚於貧賤。妒忌之念。兄弟行狠於他人。是以君子重貧賤之交。小人甘他人之厚。

人命一節。最係刀風。奴僕脅家翁。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親族乘而攘臂。衿紳集而磨牙。恃黨翼為圖賴之根。

指富室為甘脆之貨。貧窶對袖手旁觀。懦親鄰牽連代罪。此弊不革。不特啟人以自殺之門。且令父子兄弟無

不幸其死。以圖脂潤也。
真高士不為世所動。在動而愈於終南之捷徑矣。余
長數十年。不特不觀真高士。即偽者亦不之見。勢利迷
迷日深。一日維風者。當有以激勸之。

世人壽章墓誌。必借名顯者。而顯者多不能文。令人代筆。吾不知文以人重。耶人以文重。耶使以人重。非其人之

親華。便不足重。使以文重。文誠重矣。又何必托名於不能文之人。

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吾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系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譽。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婚。不恤譏笑。最惡風也。

卷之二

近日鄰邑諸處皆然

葉平巖云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今士庶人每希求貴家子女不但驕逸成性藐視舅姑且漸染其子亦有挾持婦翁懶於學業傲於昆弟之態或意外感觸疾病變故便至傾家敗產無地負荆不知娶貴家者利益安在

古如悍之婦無論在明則王新建伯守仁戚大將軍繼光汪少司馬道昆汪之文章固不足恃而良知道學不能別其家室百戰威武不能救其女戎乎

人奴...

奴奴反...

世俗重座師輕業師只練聲勢可以相倚非盡出於感恩一念若童蒙講業棄置不顧固屬涼薄然其師亦有取輕之道圖館穀而就賓席如鬻貨之持價如傭工之計食原非道義授受甚至束修不前詬辱呈揭如仇讐焉又何怪於世俗之相輕也

世俗婦人欲子之孝已而憚夫之孝親喜夫之畏已而惡子之畏妻終日妯娌修怨而教其子婦之相和常情大抵然矣

姚園客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又曰鬼

不畏符畏唾人不畏辱畏妻又曰魚不見水龍不見火
鬼不見土人不見風當改曰人不見禍姚語語憤激然
不為無見風字改作氣字可也作禍
鮮有見顧與上三語不類

上黨栗道甫曰君子有三畏少之時心志局狹畏在父母
及其壯也心志蕩曠畏在妻妾及其老也心志遑迥畏
在子孫雖諱語亦有味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抱朴子晉人經
想當時古今一轍

宴會苦勸人醉名是敬人實是行虐甚至伏地跪懇不從
則繼之以忿更為不必惟常井饋役以逼為誠以由為

豪以大醉喧詬為敬人亦士何必乃爾

聖人迎春原非敬神止以少年輩恃黨淫縱盛其飲食
其服玩會之時傾國來觀習而成性啓奢釀亂大壞風
俗宰治者何不以之禁革乎

人子之於親日生養死祭世人平日不知盡物盡志每遇
懸弧之辰則張筵徵伎非孝親也結客也歲時不知進
思抱痛每遇清明之節則携樽集飲非省墓也踏青也
世沿習而不之覺

做官用讀書人以官之道理盡在書中非讀書不能曉暢
今之讀書者不於書中尋做官之方只於書中覓得官

之路一得官便與書不相干涉却尋做手於積年之吏胥館賓未有不爲所誤者矣

數十年兵荒貧困民不聊生山川更變而獨不變其侈靡之習婦女之粧飾如故也酒食之羅列如故也饋遺之豐腴如故也聲伎之恣淫如故也僕從之烜赫如故也賢守令獨不一禁制乎奢則生逸逸則流蕩奢則生戀戀則營私奢則生貧貧則無忌奢之滋毒不得不亂且人人失其性教惟以嗜慾相雄長而欲求賢才求忠義又何可得也

諺云柴米未盡先消酒肉錢兒親戚來修師弟尚祿君臣

一值變故之無所不至矣

古人作好事之尺願道義與心之所欲爲今人作好事必念其有益於己之名節必計其無關於己之利害而後爲之心愈狡猾風愈澆薄矣

徐應雷曰天下惟庸人必不能爲善而能爲惡然非有勢力則亦不能爲惡惟庸人必不能豪舉而能生事然一旦有事則束手不知所爲此爲庸人作一像贊好個生事二字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凡醒者懼人之強酒多僞言醉醉者却往往假爲醒狀凡富者懼人之需索多僞言貧貧者却往往飾爲富態忠

信之滿於末世也可嘆可嘆。

明薛尚曰居官而時時言去必非茂林豐州之人為士

而語語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可謂窺人之隱。

張鳳翼談略曰男子即已身未沾祿命或兄弟叔姪間有

得科甲者亦足為家門之慶乃偏生忌心寧冒認同姓

貴人為宗板援異姓貴人為戚雖傾家奉之而不惜婦

人即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綿延宗祀乃偏生如

心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受制於疎族而不悔此舉

世通弊惜無有開論之者鳳翼長洲人

請覽路公問禮年家集曰世間

一可以救之此言不

人盡蒙賸可憫孔子仁愛無已千言萬語不過導之使

各得其所而已此意無甚異僻而路公疑之

解大紳疏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仲播植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

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

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解大紳可謂不惑於習俗云

富平孫家宰公謂先司空曰余少時有志聖學不得其徑

只習靜坐巡按淮陽時覺腹中有物如指頂漸漸如茶

孟每旋轉時美暢莫比不知何物也。偶觸一事不如意，遂失去已而更處其事，且大快復有物焉，愈大於前。按迴人事擾擾不復見，方信孟子云浩然之氣不慊於心則餒者此也。余聞之啞然，夫氣不可以形論，浩然之氣更不可以氣論。如孫公所言，則孟子之腹應有如響。幾如輪困者，卽十圍之腰不能容也。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生今返古，裁必及身者也。事無關於忠孝名節，區區儀貌，卽趨時何妨。俗儒沿襲故套，失其大節而守其小節，可嘆也。夫卽如古周公孔子之世，其制亦必及身，如今日之男令俗

儒見之必變然者，則豈不有愧哉。

釋氏之偏在不畜妻子，妻子果與累人事，事親之孝以妻孥而衰，事君之忠以妻子而奪。凡人一生貪圖苦惱大半在妻子身上，所以釋氏屏絕之不爲無見。然人人不畜妻子，則世界可斷絕人類乎。究竟少他不得。

大撓作甲子，不過以紀歲月，代結繩云爾。後世分屬五行，以年月日時決人貴賤，不知大撓始作之日，將甲子安於何年何日，亦知何年何日真爲甲子而安之。執此說可以破運氣五行一定拘忌之疑。

或問今世有神仙否，余應以有。或疑之余曰：心無機事，案

有好書飽食晏眠時平體健非神仙而何若長生久視
吾不知也



